

黄华镇：金沙江畔的百年诗篇

通讯员 刘仁善

永善县黄华镇，于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源于它厚重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人文底蕴；陌生，则是因为我鲜少用脚步丈量它的每一处细节。因而，我的“黄华印象”始终停留在宏观层面——那是一幅历史、物产与人文交织的画卷。

在黄华镇脚下，金沙江静静流淌。当它蜿蜒穿行这片土地时，当地人总是亲切地称它为“金河”。这条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的大河，在滇川交界的群山间划出一道雄浑的弧线，黄华镇便坐落在这道弧线的南岸。

黄华镇地处西南边陲，虽无名都古城的赫赫声名，却在几百年的岁月里，以金沙江为纽带，将古老的沧桑、历史的变迁、英雄的热血以及生活的烟火温情，深深镌刻在滇东北的土地上。

黄华镇的故事，在山水萦绕的袅袅烟火中悄然启幕。清代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僻之地，受彝族土司、土目管辖，只有寥寥几户居民。他们依山傍水而居，以渔猎、耕作为生，伴着金沙江的涛声，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那时的黄华，因境内黄葛树枝繁叶茂、随处可见，当地人便亲切地称其为“黄葛树”。这个名字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恰似当时的黄华，质朴纯粹，未曾沾染外界的喧嚣与纷扰。

从地理区位来看，黄华镇地处滇川咽喉，北临金沙江，南接永善腹地，是昭通通往四川宜宾、泸州等地的必经之路。随着滇川两地商贸往来日渐频繁，这条隐匿于群山之间的古道渐渐热闹起来。

早年间，此地尚未形成集市，仅有零星几户人家在古道旁搭建起简陋的茅草屋，开起豆花小店，供过往客商与马帮歇脚。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花、一壶粗茶，再加上几句亲切的寒暄，便是古

道上最温暖的慰藉。时光流转，昔日的茅草屋，慢慢变成了土木结构的房子；零散分布的人家渐渐聚集起来，形成了村落，村落又进一步发展为集镇。到了清末民初，黄葛树集镇已颇具规模。街道两旁，绸缎铺、杂货铺、铁匠铺、客栈等各类商铺鳞次栉比。马帮的铜铃声、商贩的吆喝声和金沙江的涛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往来不绝的商贸图景。

1938年，当地民众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取“黄葛树繁茂昌盛”之意，把沿用已久的“黄葛树”更名为“黄华”。这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家乡的美好期许，也见证了这片土地因商贸繁荣而日益兴旺的历程。

黄华镇境内险关众多，其中黑铁关、金锁关等皆为古道上的重要关隘。这些关隘地势险要，具有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美誉。明清时期，鉴于黄华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官府在此设置关卡，并派遣军队驻守。其目的方面是抵御外敌入侵、维护边疆安谧，另一方面是维护古道的治安秩序，保障商贸活动正常开展。关隘的城墙由青石垒砌而成，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已残破斑驳，唯墙体上的弹痕和苔藓犹在，默默诉说着往昔的烽火岁月。

除了古关隘，黄华镇境内还留存着樊人悬棺、“含辉”石刻、古碉楼等文物古迹。它们宛如散落在大地上的珍珠，串联起黄华镇的历史脉络。樊人悬棺嵌于悬崖峭壁之间，工艺精湛，充满神秘色彩，见证着古代樊人的智慧与独特文化。“含辉”石刻笔力遒劲，意境深远，是古人赞美黄华山水留下的佳作。古碉楼高耸入云，结构极为坚固，曾是先民抵御匪患的重要屏障。如今，它虽已

褪去防御功用，却成为黄华镇历史变迁的重要见证。

岁月更迭，如今的黄华镇早已不见当年古道上马帮来往的景象。金沙江上架起大桥，高速公路穿境而过，便捷的交通让黄华镇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但黄华镇的历史并未被遗忘，古关隘、古石刻、古碉楼等文物古迹得到妥善保护，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遗产；“云岚嘴七壮士”的英雄事迹代代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黄华人奋勇前行。

黄华的民俗文化至今赓续绵延，金江舞狮作为其典型代表，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据金江舞狮传承人张忠文介绍，其祖辈从广东迁徙至黄华，在此定居已有八九代，始终坚守并传承着舞狮技艺。每逢春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舞狮队便走村串户，为人们表演精彩纷呈的节目。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金江舞狮并非单纯的民俗演艺，它深刻体现了黄华人民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此外，在永善县端公戏领域，以黄华人陶万坤为代表的传承者们，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站在金沙江畔，望着奔腾不息的江水，思绪穿越百年。从黄葛树的袅袅炊烟，到黄华的商贸繁荣；从古关隘的金戈铁马，到英雄儿女的碧血丹心；从传统民俗的传承发展，到现代生活的朝气蓬勃，黄华镇的每一段历史，都与金沙江的涛声相伴，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紧密相连。

如今，黄华镇正以全新的姿态，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奋楫前行。那些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已成为黄华人心中珍贵的精神财富，引领他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培元桥桥头。

青条石基承载岁月，铁索横江牵动乡愁。在巧家县白鹤滩街道黎明安置区河畔，重建后的培元桥静静矗立。青砖黛瓦的桥亭掩映着两岸葱茏绿意，斑驳铁链勾起百年记忆。这座见证川滇交融、历经风雨的古桥，在文物工作者的匠心守护下，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传承，续写着人文与时代共生的崭新篇章。

历史根脉：善举铸就民生之桥

培元桥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清嘉庆十年（1805年），当地乡贤刘诚捐资修建石桥，以方便乡邻往来。不料道光十八年（1838年），一场洪水将石桥冲毁。岁月流转，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陈学仁、程青云等人倡议并捐资重建此桥，将其改建为铁索桥。巧家县知事甘绍甫为其定名“培元”，寓意“培补元气、扶掖民生”的美好期许。

自此，这座以铁索为骨、以善意为韵的桥梁，成为川滇两省物资流通、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马帮穿梭其间、商旅往来不绝，34.58米的桥身蕴含着晚清至民国时期铁索桥的典型建筑特质。青条石砌筑的桥台与穿斗式结构的桥亭相得益彰，尽显传统建筑工艺之美。特别是北岸亭内的3块碑刻，笔锋遒劲，既是书法艺术的珍品，也是镌刻历史、见证过往的实物印记。2006年，培元桥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又升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巧家县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地标。

“培元桥不仅是巧家县境内保存完好的铁索桥典范，还完整保留了晚清至民国时期铁索桥的建筑风格，是川滇两省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在中国桥梁选址规划与建造技术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巧家县文化馆副馆长傅恩铭说，守护好这座古桥，就是守护好巧家的历史记忆与人文根脉。

命运转折：整体迁移守护遗产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培元桥迎来了命运的重大转折。随着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的有序推进，原本位于白鹤滩镇棉沙村的古桥处于水电站正常蓄水位的淹没范围之内，原址保护已无法实现。为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工作者毅然启动了整体迁移重建工程，一场为期3年的选址调研就此展开。

从地质勘察到环境适配，从安全评估到风貌协调，项目团队反复斟酌，不断优化方案，最终选定与原址地貌相似的黎明安置区河畔。这里河岸稳固、草木繁茂，为古桥重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选址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风貌协调、功能延续’原则，历经3年反复筛选比对，才确定了如今的新址。这既保障了文物安全，也能让古桥与新址风貌自然融合。”傅恩铭介绍道，迁移工程不仅是配合水电站建设的专项任务，还是文物传承的责任与担当，每一步都凝聚着群众对乡愁记忆的珍视。

修复重生：精益求精还原风貌

文物修复工作者始终遵循“修旧如旧”准则，秉持精益求精的初心。由于年久失修，培元桥桥体存在糟朽，铁链锈蚀严重，桥亭也已垮塌，这给迁移工作带来了严峻考验。施工团队对所有构件逐一进行编号登记，并沿用传统工艺补配遗失部件、修复残损结构。与此同时，还创新运用三维扫描、虚拟重建等现代技术，精



跨河而建的培元桥。

培元桥：跨越时空的文脉传承

通讯员 张顺富 文/图

准还原古桥原貌。修建过程中，项目团队不断学习文物保护知识，常常往返于考古院所与施工现场。白天研讨方案，夜晚打磨设计，凭借严谨的态度和执着的坚守，他们让每一块青砖、每一节铁链都留下了时光的印记。2023年底，培元桥复原重建工程顺利竣工，获得省内文物专家“优秀项目、值得借鉴”的高度评价，成为云南省文物迁移保护的示范案例。

文旅融合：古桥焕发时代生机

如今的培元桥，既是文物保护成果的生动展示，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鲜活载体。桥亭内的古碑静静诉说着建桥济世的初心，铁索上的锈迹镌刻着岁月流转的沧桑。周边宜居的移民安置区风貌与古桥韵味相得益彰，让这份历史遗产不仅成为群众追忆乡愁的精神寄托，也成为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

“小时候，我常常跟着长辈来桥边散步，听老人们讲马帮过桥的故事。现在古桥迁到了黎明安置区，我每天饭后都会来走走。看着它熟悉的模样，心里特别踏实。”黎明安置区居民王大爷笑着说。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古桥打卡，社区里的小生意也随之兴旺起来。古桥不仅留住了乡愁，还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们正以培元桥为核心，探索‘古桥+移民区+生态’文旅融合路径，计划增设人文解说牌、历史故事展陈区，串联周边乡村步道与生态景观带，推出‘古桥寻踪’文旅体验线路。”白鹤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高君说，未来将结合传统节日举办民俗活动，让古桥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既激活文物生命力，也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动力。

“目前，我们正全力推进培元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深入挖掘古桥背后的人文故事，推动文物资源与群众文化需求、文旅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真正实现‘活化传承’。”傅恩铭说，古桥的重生，既是文物保护与时代发展的共赢，也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从清代石桥到民国铁索，从原址坚守到迁建新址，培元桥承载的不仅是交通功能的延续，更是巧家人民向善向美的人文基因，更是文物保护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生动实践。

岁月流金，熠熠生辉；文脉绵延，生生不息。巧家县培元桥的重生，既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传统的坚守，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这座跨越两个世纪的古桥，承载着文化自信的磅礴力量，成为巧家大地上兼具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活时代气息的人文风景。

杀猪饭：乡愁里的岁末盛宴

通讯员 黄成元 文/图



秀色可餐的杀猪饭。

寒冬腊月，满载归乡游子的汽车在盐津山乡蜿蜒穿行。雾气自山谷缓缓升起，将青瓦木屋、层层梯田与升腾的炊烟晕染成一幅秀美的冬日画卷。邻座传来轻声交谈：“腊月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杀年猪呢！”轻柔的话语，宛如一把灵动的钥匙，悄然开启了关于盐津腊月“杀猪饭”温馨的记忆之门。

盐津的杀猪饭，其筹备非一日之功。冬至前后，山间处处弥漫着忙碌而温暖的气息，仿佛一曲盛大而温馨的民俗乐章正悄然奏响。电话里，常常能听到质朴的邀约：“张家把日子定在了周四，李家选的是周日……”日子就这样被简单而真诚的邀约串联起来，恰似屋檐下整齐晾晒的腊肠，一节接着一节，每一节都浸满了人间烟火，也蕴含着浓厚的乡邻情谊。

天空尚未泛起亮色，整个村庄仍沉浸在薄雾编织的梦里，一户人家的灯火已悄然亮起，在朦胧晨色中晕染出一团温暖而柔和的光晕。前来帮忙的男人们聚在一处低声交谈，呵出的白气恰似轻盈的云朵，在凛冽的寒

风中悠悠飘散，转瞬便没了踪迹；女人们则在厨房与院坝间来回穿梭。大铁锅里的水声，起初如私语，后来渐渐欢腾起来，仿佛在诉说着这一天的热闹。孩子们虽被允许多睡一会儿，却按捺不住好奇心，悄悄地趴在窗边张望。

杀猪师傅多是村里经验丰富的“老把式”，手法娴熟利落。他们常说：“得把猪喂肥，还得让它走得安生。”这朴实的话语里，藏着农耕文明对生命的朴素理解。猪肉被分割成块，一部分随即便被烹制成美味佳肴；另一部分则挂在房梁上，让时光慢慢将其风干为腊肉，留着日后食用。新鲜的猪血被稳稳地接在盆里，不一会儿，就成了餐桌上滑嫩鲜香的猪血旺。

日头渐高，温暖的阳光轻柔地洒落，院坝里也热闹得如同煮沸的茶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欢腾的气泡。一张张八仙桌从堂屋依次摆到院外，整齐有序中透着几分喜庆；长条凳挨挨挤挤地围坐桌边，仿佛一群翘首以盼的孩子，静静等待着乡邻们的到来。厨房里，柴火噼啪作响，蒸汽氤氲，锅铲与

铁锅碰撞出富有节奏的声响。掌勺的往往是村里厨艺精湛的妇女，她们无需菜谱，对每道菜的火候把控、调料用量皆了然于胸——回锅肉在锅中煸炒出如灯盏般的窝状，色泽诱人；红烧肉经过小火慢炖，泛着琥珀般晶莹透亮的光泽；粉蒸肉均匀地裹满了自家石磨碾出的米粉，软糯鲜香……空气中，油脂的醇厚、香料的馥郁与人情的暖意相互交融，共同酝酿出令人垂涎欲滴的诱人香气。

杀猪在村里是头等大事，从筹备到操办，每一步都离不开邻里的热心帮衬，主人也总想与大家一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村里的老人常说：“杀猪饭，吃的不是肉，而是人情味！”这顿饭，早已超越了普通聚餐的意义，成为饱含温情的乡土仪式，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乡亲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多吃点猪肝，嫩得很。”“这碗汤熬了4个小时，鲜得很。”……席间的话语真挚而实在，劝菜的模样带着泥土般的朴实。孩子们在桌子间穿梭，小手常被塞满糖果与瓜子。大家的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从地里的收成聊到远行的儿女，从陈年旧事谈到来年打算。一顿饭能吃上两三个小时，任阳光从东墙慢慢移到西墙。

宴席将散未散时，最是温情。孩子们在院坝里追逐嬉戏，笑声清脆。有人望着远山感慨道：“明年这时候，不知还能不能聚得齐。”这话里，蕴含着山村独特的时空滋味——城市的时间是线性箭头，一路向前；山村的时间却似圆环，四季轮回，周而复始。杀猪饭，便是这圆环上一处鲜明而温暖的印记，它提醒着人们：生命的根脉在这里，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回来看看。

如今，盐津的年轻一代像种子一样散落于各个城市，但每到岁末，社交平台总被杀猪饭刷屏，人们调侃“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味”，心底被轻轻触动，泛起一丝甜蜜又怅惘的涟漪。

当游子踏上离乡的漫漫征途，行囊里总会被家人塞得满满当当——腊肉、香肠，或是一小罐散发着醇厚香气的猪油。家人满含眷恋与不舍，轻声叮嘱道：“外面买的，总归没有家里这个味儿。”